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鴛水錢嘉徵孚于　參閱

黄中丞奏疏

疏　　　　　　　　　　　　　　黄承玄

題琉球咨報倭情疏

看得倭酋狡謀非一日矣，服中山以為役，餌吾民以為用，市吾舟以為資，包藏禍心，由來有漸，而薦食上

國羽翼既成故臣自入閩受事以來夙夜拮据無日不討軍寔而申儆之蓋逆知豺狼之不可邇而宴安之不可懷也今果以協取雞籠見告矣夫倭豈眞有利于雞籠哉其地荒落其人鹿豕夫寧有子女玉帛可中倭之欲也者而顧耽耽何之也蓋往者倭雖深入然主客勞逸之勢與我不敵也今雞籠實逼我東鄙距汛地僅數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東番諸（雞籠在琉球之南東番諸山在雞籠之南）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瑕伺間惟所欲爲指臺礵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門

戶危薄彭湖以瞷泉漳則閩之右臂危即吾寧有備無可乘也彼且挾互市以要我或介吾瀕海奸民以耳目我彼爲主而我爲客彼反逸而我反勞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我無處非受敵之地無日非防汛之時此豈惟八閩患之兩浙之間恐未得安枕而臥也及查倭之入閩必借徑取水于南麂而後分䑸南發西北風則徑指雞籠諸島東北風則慮右突福寧故南麂實上游之要衝前撫臣金學曾曾請設副總兵于此如南澚故事誠見及此也若過南麂直下

獵外洋以趨鷄籠則我臺礵東湧之哨或遠不及偵卽偵及之而一哨船兵勢難望番遠躡又不敢輕撤烽火嵛埕諸哨舍門戶而預逆之藩籬也聞警之後臣業檄南中二路各借調十舟協防北路而復移咨浙撫亟督温處將領設備南麂但隔省望援一時未能使臂而千里徵發往返未必如期容再伺其緩急以為之備耳若夫琉球之告有謂借以相恐嚇者有謂假以温貢道者又有謂中山不能自專直狡倭遣以窺我虛實者臣不能逆睹抑不必深求總之倭必

不能一日忘我、毋問屬夷之告不告也、我必不可一日忘備、毋問倭夷之來不來也、

條議海防事宜疏　海防事宜

臣惟各省海防、獨閩爲最急、而各省武備、則獨閩爲最弛、臣自入疆以來、即不勝過計、欲及是時、一振刷之、而倭警已至矣、今雖仰仗天威、小醜潛遁、顧狼心未厭、難忘綢戶之謀、虎視方耽、應抱處堂之慮、則夫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誠疆埸所當亟講者也、謹條爲八款、據實上聞、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着實舉行

計開

一飭寨遊以定經制福建海防縈紆二千餘里初設五寨後添五遊今復益其二制亦綦密矣乃一遇小警皇皇焉若不足恃者何也聞之陸贄云兵以氣勝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分則弱故前撫臣譚綸鎮臣戚繼光經畫水寨之制每寨必結聚二䑸每䑸必上扼外險蓋合大䑸則兵力自倍扼外險則門戶自固據上游則建瓴之勢自便其制不可易也迨後增設五遊以寨為正兵以遊為奇兵寨屯

于遊之內遊巡于寨之中蓋寨藉遊以共聲其援非得遊而可互卸其責也乃今日之事有大謬不然者寨旣漸移內澳盡非建置之初遊亦畫守疆隅全失立名之義且向止五寨猶必合為二艅今加七遊復各分為四哨艅零則氣弱備多則力分且散泊便於偷安哨近易于影射此皆近日之陋規也今合衆考前纂仍復舊制寨兵必令合艅據險遊兵必令隔哨互援小敵則一軍當之大敵則併力犄之在上風者追之必窮所往在下風者邀之使無所逃庶寨遊之

設可收實效乎或謂防倭利于合防賊利于分汛時專主防倭應於上游合腙汛後專主防賊不妨便宜分布此則在事將領自可隨時變通要以分而合之則難合而分之則易故分之總不如合也至于寨遊統制疎密之宜尚有未盡善者小埕近連省城而遠隸北路其事非便也請改屬于標遊而節制易矣崙山僅烽火寨一哨地又非極衝而特設一遊爲烽火卸責其制非宜也請裁其十二船爲北路標船餘船改爲礵山遊兼哨馬砌芙蓉等處而設險均矣海壇

遊亦南日寨一哨地，地非寥遠，而設以多船，守以欽海壇港是許敎齊地生作操驗行立

總，且南日既哨苦嶼、蘇澳，而該遊駐劄鍊東，出守益

埕東庠之船，不能越苦嶼而飛渡，又不能舍蘇澳以

他泊，其設非均也，合裁其十船為總鎮標船，責守東

西二路，而并裁欽總，改設于浯銅，另立一名色把總

管領其事，仍割南日之苦嶼，改入海壇，就近汛守，而

并聽節制于標遊，蓋海壇專蔽福清，南日全障興化，

而守禦專矣，又湄洲遊亦係南日中汛地，前以一哨

守之，不見其不足，今以一遊守之，不見其有餘，南日

旣上分苦嶼一哨歸海壇、則下有餘力、合徑截去湄洲一遊、以十船協南日海壇分哨信地、以餘船助爲中路標船、內則分守三江門戶、外則周遊一路要衝、庶緩急得宜乎

一設標遊以備策應、夫用兵之法、有正兵、有奇兵、有應兵、今者議復寨遊舊制、奇正之用得矣、惟是營寨相距、每數百里而遙、其地各有專司、其力僅能自保、若寇合、綜突犯。則衆寡有不敵之形。分綜四窺。則彼此無相顧之勢。以故各路將領。動請增兵增船。顧多

增則勢有不能。少增則于事無益。縱無所不增猶之
無所不寡耳計莫如另設遊兵一枝。往來策應。使沿
海常餘一遊之師。以待其急。而隨處得借一遊之勢
以壯其援。此今日萬全之備也。查得此中原有北標
左翼二遊、至二十五年前撫臣金學曾復題設應援
一枝、爲船四十、爲兵三千、此閩中往例也、又查得浙
江二十九年題設洋遊舟師三千、以兩遊擊分統此
隣省近例也、閩省業已裁革、而浙省見在遵行、乃今
日閩中事勢較之有更急者、臣不敢厚援浙中之例、

亦不敢求復往日之規，但請增水兵千名，戰船二十四艘，畧倣洋遊之制，仍繫標遊之名，汛期則分遊南北，遍歷寨遊，汛畢則收入南臺，時加操練，聞調即發。遇警即援，合䑸而行，可張寨遊之聲勢，遇哨而會，可鼓將卒之偷安，乃請于標下增設遊擊一員領之，以見在遊擊專管陸營，以新設遊擊專統舟師，而小埕海壇二寨遊，俱聽其節制，庶幾全省相應，勢同率然，卒有不虞，可恃以無恐乎，至於近日所復標遊十船，原非初制，不過量割臺山埕南之船，以為省城門戶

計耳頗內之澚港求易綢繆而外之汛地率多推諉不如徑改爲五虎遊專責守广石以外至五虎門一帶亦付水標遊擊領之其自广石以內另設一營半水半陸使二哨以舟師巡遊內洋二哨以陸兵扼塞澚港俱付陸標遊擊領之舟不必另造取之沒官之船兵不必他求取之營伍之選如是而內地之緩急有賴矣

一重要防以杜窺伺閩海中絕島以數十計而彭湖最大設防諸島以十餘計而彭湖最險遠其地內直

漳泉外隣東番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其中可容千
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據之可以制倭倭據之亦得以
制我此兵法所謂必爭之地也往年平酋作難有謀
犯雞籠淡水之耗當事者始建議戍之鎮以二遊列
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
偏師窮荒遠戍居常則內外遼絕聲息不得相通遇
敵則衆寡莫支應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
畏途視之後汛而往先汛而歸至有以風潮不順爲
辭而偷泊別澳者則有守之名無守之實矣雞籠地

屬東番。倭既狡焉思逞。則此彭湖一島。正其所垂涎
者。萬一乘我之隙。據而有之。彼進可分道內訌。退可
結巢假息。全閩其得安枕乎。近有議設叅將以鎮守
者。有議添設一遊互相救援者。臣以為皆不必也。彭
湖之險。患在寡援。而浯銅一遊。實與彭湖東西對峙。
地分為二。則秦越相視。事聯為一。則脣齒相依。今合
以彭湖併隸浯銅。改為浯彭遊。請設欽依把總一員。
專一面而兼統焉。浯銅原設二十二船。彭湖原設十
六船。隣寨協守四船。今議再添造一十二船。增兵四

百名俱統之于欽總而另設協總二人一領二十舟劄守彭湖一領十二舟往來巡哨遇有警息表裏應援臂指之勢既聯犄角之功可奏矣夫浯銅係漳泉門戶彭湖爲列郡籓籬今一設重鎭而有虎豹在山之形一得内援而無蛇豕薦食之患其便一也頃者越販奸民往往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今增防設備扼要詰奸重門之柝既嚴一葦之航可察其便二也玆島故稱沃野向者委而棄之不無遺利之惜今若令該總率舟師屯種其間且耕且守將數年以後胥原

有積倉之富而三單無餱糧之虞其便三也至于瀕海之民以漁爲業其採捕于彭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倭若奪而駕之則蹤影可混我若好而撫之則喙息可聞此不可任其自爲出沒者宜并令該總會同有司聯以什伍結以恩義約以號幟無警聽其合綜佃漁有警令其舉號飛報則不惟耳目有寄抑且聲勢愈張茲險之設永爲海上干城矣

一飭戰艦以備衝擊夫海上之戰先鬪船次鬪器與人無船則人與器皆無所用之矣乃今日造船之弊

有不可勝言者、兵方倚船爲命、而官胥匠役且倚船爲家。出之帑者十。而用之船者五、且費不時給、役不預鳩、料不必中程、工不必中度、及倉皇無措、則又科貼衆兵、至科之兵而亦不必用之船也、積弊至此、求船之實用、得乎。船、不可用、求兵之出洋、得乎。幸而海不揚波、泄泄偷安者二十餘載、而今當其窮矣、可復因循舊轍、不破格一更新之乎、爲今之計。一曰縮汛當議也、約法、每船限十二汛而准拆造、未滿汛而敝者、照汛于各兵扣賠、今之船自七八汛以外、皆成虛

具矣此不敢暫試風濤况望其效衝犂之用乎乃官拘于成例兵憚于賠汛苟延歲月隱瀉偷安計每寨四十餘船賫不得二十船之用則千餘兵而不得五六百兵之用矣圖省一船數十金之費而致虗糜二三百金之兵餉豈不以小失大耶且邇來將領每以船多兵少爲辭則何不縮其汛而量減其船免其賠而量增其值減一船而得九船之用減一船之兵益之九船而九船咸得其濟不尤爲兩便耶今請將各寨遊船隻不論年汛久近但有不堪出洋者盡行改

造。暫免賠汛。要自今日畀新之會。即爲各路更始之初。自此以後。斷以十汛爲期。有不及格者。仍得以賠汛之例繩之矣。一曰估費當寬也。昔劉晏之造船。計其公并計其私。日去半焉。猶得堅船。此知與之爲取也。今不問時有貴賤。地有遠近。價有官民。槩以成例格之。夫上吝其直。下吝其材。所嗇者正足相當。而所損者乃在公事。亦何利之有焉。一曰責任當專也。向來汛船。造於各路者。有海防佐領監之。造于省河者。則一聽他人之爲政焉。文吏非用船之人。則得置身

于利害之外將領無專遣之責則得置身于功罪之外徒使經歷數手侵漁百端多一受事之人即多一染指之弊增一防奸之寄反增一卸過之門盇今日閩外之事往往如此今請以其責專屬路將凡鳩工庀材賦庸受直悉聽路將與總哨捕盜自爲之謀而有司自省成外一切勿掣其肘如是而猶有不可戢之船則臣得執而問之矣

一恤水兵以起凋敝夫閩海之禦倭其用則水兵急而陸兵緩其事則陸兵逸而水兵勞乃其餉則陸兵

厚而水兵獨薄彼其出沒波濤之中身試鯨鯢之窟即使盡沾實惠尚慮勇壯者褁足不前也乃見面有例公費有例賠汛有例又代為稱貸厚息扣償月餉所餘十不得其三四且近年有免汰減餉之議收汛又槩嗇其一錢彼又何苦以軀命所博之微餉徒為債帥充囊債主生利哉老弱者計無復之姑寄擸搠口壯勇者勢不能忍有相率掉臂而去耳乃撫哨捕盜復通同隱匿既避逃伍之罰又冒懸額之糧是免汰之說徒劃見在之食以飽虛冒之腹也吾方慮無

餉之兵。難與救死。而彼且利無兵之餉。可以自肥。大非立法初意矣。請自今挑選之後。仍復其原餉九錢。而每次汛畢不妨仍核其懦怯者而簡汰之。第向之汰。惟其數。不惟其人。今之汰。惟其人。不惟其數。並與其齎于給餉。而寬于冒餉。固不如豐于養士。而嚴于選士也。顧餉增矣。而不嚴禁揞尅。則所謂九錢者猶委之谿壑耳。欲嚴揞尅之禁。當清科派之源。向來錮弊難以盡舉。即一哨官之補。而費以百計。一色總之補。而費以數百計。此非事科斂。將焉取之。況染指一

嘗揚眉難冀即有不法誰能過而問焉故今日一切陋規必大將謝絕不行而後路將以下可禁也必路將防館謝絕不行而後總哨以下可禁也

一嚴巡督以鼓偷惰昔人云致勇有術致勇莫善乎倡未有已安于帷幄之中而可責人以犯風濤之險者也國家沿海列職文武相制全省則鎮臣統督而撫臣監之諸路則叅遊統督而道臣監之寨遊則把總統督而海防官監之各分其責而亦遞相爲制總非無事之官也乃承平二十年以來恬嬉成習偷惰

成風。由上及下。鮮有不溺其職者。以總鎭言之。向者屯劄鎭東。爲急漳泉耳。今倭寇要衝。首在北路。而大將坐鎭。反居下遊。不但逆風若轉戧之難。抑且長鞭無及腹之勢矣。以路將言之。移劄信地。非不勉循故事也。而智昏于程席之交。舌翕于汛例之入。往來似同于收責。上下竟歸于共眠矣。以海防官言之。督汛散糧。非不猶存虛名也。一欵宴而陋規相沿。一祭河而故事已了。胥徒鼓腹而屝屨。利弊充耳而罔聞矣。至于各道分一而提衡。則地有專屬。巡海奉簡書以

從事。則職有專司。乃迺來視師之規遂成希覯之典。總哨以下。又何責焉。今欲收防海之效。非兵盡出洋不可。欲兵盡出洋。非將領躬率不可。欲將領出洋。非院鎮道館親督不可。請嚴旨申飭。先自臣始。每汛視敵之要衝。或將之少弱者。單騎巡行。不時督閱。以為列職之倡。各駐札道。則汛前十日親歷海口。簡閱舟師。嚴散糧餉。汛內五月。早暮督察。精神無弗周也。巡海道則往來沿海上下督巡。總諸路之綱維。嚴將領之勤怠。閱歷無弗遍也。各海防館則同寨遊把總一

體出洋。無事戒其偷安。遇警鼓其敵愾。有功爲之紀錄。有過爲之覈查。須臾無相離也。此皆文吏之責也。總鎮則往來鎮東定海。隨在督師。或親馭樓船。當機應變。毋仍一隅之株守也。路將則躬駕標船。遍歷遊寨。每視風汛南北。各期會于島嶼之間。毋仍信地之自畫也。各寨遊把總則身先出海。遠據要衝。時時存待戰之心。人人勵敢戰之氣。毋仍內港之偷安也。凡此皆武臣之責也

一議征軍以收實用。舊例每汛舟師出洋。以領兵不

足餉用故于沿海各衛所軍丁選其慣海者助之謂之貼餉征軍大約一舟之中兵居其十軍居其五月糧之外優以行糧所賴以同舟共濟非苟取備數已也乃衛所各官往往因之為利有力者買閑老弱者應役非不嚴行申飭而積玩相因終成虛應如有緩急將焉賴之近各處藉口增兵紛紛見告有謂其駭浪而面若死灰見敵而隱匿重板無望同仇之助反為先奔之倡者夫有軍而不得軍之用猶可言也有軍而反受軍之累此可不亟為之圖乎近該道有扣

征軍月糧爲另募民兵之議是不可酌而行之乎或謂各衛所征軍有慣海精壯勝于募兵者不可更也則何妨擇其堪駕者仍之而不堪駕者易之乎或又謂烏合之兵旋募旋汰猶之乎不習也然暫募之壯兵不猶勝暫役之弱軍乎且一汛之內勇怯已試額兵之懦弱者可汰而新募之慣勇者可留也是又不可通融乎今計征軍每月共行月糧八錢視汛兵之餉所少僅一錢耳查兩汛之期不滿五月而征軍自汛前僉解至汛畢撤歸常餘半歲之役今若扣其半

歲之食以食二汛之兵當不患餉之不足矣

議

經始泇河議　開泇河

爲議濬泇河以濟運便民事竊照泇河之議葢巳有年前經翁傅二總河先後具題再遣科臣行視率以工難費鉅旋議旋寢至萬曆二十年舒總河復議開韓庄支渠二十餘里以洩呂孟諸湖之水下達泇河葢雖微引其端而猶未竟其緒也復因黄河南徙運道告艱復經科臣具題勘然亦以費踰百萬工力難

施、竟成築舍之議、近該職親詣韓庄泇口一帶踏勘
熟察地形、遍觀水勢、周咨荒度、盡得此河源委、前有
可因之蹟、役無難竟之功。然後乃知人言不足盡憑。
而百聞不如一見也、蓋先議者謂性義葛墟二嶺、地
勢高懸、砂礓難鑿、今原開韓庄新渠、業已避高就下、
水見通流、第畏挑深淤、便可行潰、且近發徭夫挑濬。
已十完七八矣。議者謂梁城等處、地多伏石、難以施
工、今勘自侯家灣至梁城水底、伏石僅二百餘丈、先
年試鑿、已去其半、今若再去一層、而于梁城之下、建

閘節蓄則水可盈漕自無妨礙又議者謂諸湖聯絡難以築堤不便捍捝今議自黃泥灣之下就湖旁實地開渠直達宿遷而韓庄以上則或從旁閘瀦或就淺築堤亦絕非難事也又議者謂工程重大非百萬之費不可以成功今據估濬河鑿石建閘築堤一切之費不過二十六萬金若止役徭夫從容從事以三歲畢工則可省費二十萬兩即其他犒賞料價之費總計亦不過六七萬金耳夫使其工果難其費果鉅固不可妄興大役以希難必之功若事有可為費不

甚大、亦何可坐失事機、以廢前人之績、故職今日謂此河斷斷可成、不宜再計數十年道旁不決之謀、若有待于今日也、況此河一成、豈直可以預備不虞、其他利便、有不可殫述者、蓋舊河自夏鎮以至宿遷、計地四百里、而新河自夏鎮至宿遷、僅二百五十里、此舊河可省兩日之程、其便一也、舊河借河行運、而河性不常、去來靡定、其去也不免有艱澁之虞、其來也不免有漂流之患、必不能分河兩行久而無弊也、況鎮口上下地形陡峻、水不能留、故將病淺澁、若新河

一衣帶水直達宿遷更無波濤之險其便二也李家口以下地高水淺議者至欲復留城舊河以水浸堤傾淤泥難濬不果若新河既成湖水自泗即留城舊河亦可修復新河自有薛永泇沂諸湖之水可引灌漕不必全資汶泗其正河强半之水仍可聽入留城舊河以出鎮口蓋新河專行重運其貢鮮官民船隻及回空糧船則聽從其便兩河並行其便三也微呂建汪周柳落馬諸湖共計地一萬五千餘頃皆民間膏腴也緣鎮口灌淤及武河沂河直河三口並塞所

受薛永泇沂諸水。不得暢洩。故泛濫成湖。今新河既成。兩堤夾峙。則束水歸漕。自無泛溢。沮洳將盡化爲

李瑞袞李伶吾兩先生皆有泇河六便議必是故！

良田。久困之民。可以大甦。其便四也。徐邳東鄙多逋

中丞爲該道時所具草也

徙。嶧縣多荒地。盜緣人稀地廣。生計無聊。故轉徙失業耳。今新河既通。則民有生意。安分復業者自多。榛莽之鄉。變爲樂土。其便五也。新河之工。爲費既不甚鉅。而既成之後。所應添設官夫。及一切歲修之費。計亦不過萬金。即將耗出湖地。召民佃種。照例徵租。一歲所入。供一歲之用。寬然有餘。其便六也。職知之甚

眞計之甚悉翻前人數十年不決之案矣　國家億萬載永賴之圖所用止于徭夫可以隨便調發所費不過七八萬兩省直額徵歲修之費可以隨便動支要以三年爲期勿以欲速見效事斷于集不必先自鋪張功斷于成不必盡自已出務使河成而國不費功完而人不知此今日所當計而力行者也

河議　治河

伏覩鳳泗　祖陵廼國家億萬斯年凝命發祥之地神祇效靈山河永奠者也奈何邇年以來黃河夾湧

湯沐淪胥波及　陵寢　皇上因臺臣之奏赫然震
怒特簡科臣行視薄海內外見者聞者莫不震驚職
官守介于鄰封衣袽同于職內竊自徐沛以南鳳泗
以東淮揚以北究水災所起之因及漕渠掣肘之弊
私心竊計以爲今日之計與其先事于殺淮則不若
先事于分黃與其分黃于旣合淮之下則不若分黃
于未合淮之上與其暫分而使之復合則不若永分
而聽其自去與其僅分其支流則又不若全分大河
而使之各入于海至論分黃于未合之地則又不當

就其遠且難者、而當就其近且易者、庶幾內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何也、方今咎淮之壅者曰、清口之淤也、曰高堰之築也、然非其所以壅也、其所以壅則黃也、蓋惟黃之壅淮而不能時洩、則清口不得不淤、恐黃之躡淮而闖入高寶、則高堰不得不築、淮旣上束于高堰、下扼于清口、而退瀦于盱眙之間、則二陵之災、又安得不劇也、故黃流未分、則所以壅淮者猶在、高堰其可遽卸乎、清口其可遽闢乎、周橋雖開、其遂能有濟乎。惟黃流旣分。而淮無齟齬則此三

役者。然後可次第舉行。以撤積淮未盡之壅閼。此先

殺淮。不若先分黃也。然分黃于合淮之後。則二瀆相

持。逆壅之勢如故。雖少有所殺。而終無救于清口之

淤。況分之小。則新行之水力微。而所分之道淤。分之

大。則正河之水微。而故道亦淤。卽自數年以來。王鮑

諸口。何嘗不留以洩伏秋暴溢之水而卒無減于泗

上之游波也。此分在下者不若分在上也。又黃既分。

則中流必斷。斷而遠。則其開濬難。而通漕亦難。斷而

近。則其開濬易。而通漕亦易。故分在遠者又不若分

在近也。且今海口已墊矣。下流已壅矣。黃與淮有不會、會必淤矣。脫也上分之而下復合之。則數十里之間。所去幾何。殺于上者能保其不淤于下乎。移腓股之疾。而為脛脡之瘍。吾不知其可也。此暫分必不若永分之利也。至支河之分。議以減會淮之半。若因是可殺黃爾。尚欲持其強半以為漕利也。不知黃河勢不兩行。支通則幹淤。幹通則支淤。湍悍叵測之洪流能必其就我約束。半為我用而半不為我厲乎。窃以為正河可奪。新渠可桀。而歲漕不患其難達。此支分

又不若全分之便也今欲分全黃于未合淮之上而擇其地之近且易者則崔鎮舊決口在桃源之下固已甚遠即近議黃家嘴分河入海之地誠已得之但尚在三十里之外竊恐去淮尚遠他日斷流難濬漕役俱淹或當別就近處如向所議閘腰舖之地清黃尚未交接距淮僅止十里計無便於此者獨向所議者欲分之于腰舖而復合之于草灣我則欲如今議竟導之自漁溝金城由漣河灌口以別入于海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分之一我則欲回全河盡令北注

而遂斷其東流然後舉清口以下清淮故道全以讓淮而更闢門限之沙大遂其建瓴之勢則全淮水力自盛清水自能刷沙不過旬日之間清口之空洞可幾鳳泗之洪濤立殺矣此陵便也黃與淮旣分則自清口上至腰鋪十里之間河流乍斷則當從舊河河身之中穿一漕渠還平江之舊以通饟道或隨臨黃口捌兩石牐謹鑰啟閉以郤泥沙不過浹月之間淮揚徐沛之帆檣仍還舊觀矣此漕便也陵便矣漕便矣至疏導下流經營海口之役亦非甚難但當前期

詳議爾私計之自腰鋪至海口約百八十里而遥其間經行之地淤而淺溢者十之一假道于諸湖者十之三舊決新衝卑窪衍隰之地什之六其在淺溢則宜濬之稍深俾水足以由可也其在卑衍之場諸湖之畔則宜寬設隄岸稍加約攔俾水足以檢可也至海口則又宜就其逕而寛者闢爲經流就其迂而狹者條爲支派俾水足以滔滔大去可也夫二者由之費十居其四濬淪之費十居其六總之多不出向所議腰鋪支河之費而可令全淮比徙獨淮東下祖

陵既登于爽塏運道復置于安瀾其措施甚捷其垂利甚遠豈不一舉而收萬全之效暫勞而獲永逸之休乎職故以爲甚便之策無踰于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周永年安期參閱

熊經略集

疏　熊廷弼

河東諸城潰陷疏　請兵餉

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

為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汎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奠長奠大奠靉陽孤山鹻山一堵墻洒馬吉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東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搶毀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為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來

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慮。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謂各鎮兵馬。又皆畏賊不來。或中途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膽折。昔金兵將渡河。宋人臨河而守者。尚十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喝之。令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

而十三萬兵盡散走、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鶴自驚、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 皇上以為當棄乎。當復乎。 皇上試問群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在夷虜東西之交、絕北關覬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粮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且夫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禍、皆前

日明自所已言後來之禍有今日理勢所必至無煩猜想無待推敲此中外諸臣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再為　皇上明言之夫前日之賊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副餘之粮使予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當時催戰者閣臣）不催戰（分催清撫臣黃嘉善也）議復清河撫順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蹙將賊兵無日長根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大軍三

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令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淸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鎭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撫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虜向無副餘之粮而今且因粮

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宰卜二十四營炒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聽賊以攻我試觀自來塘報東賊攻開原而西虜五營即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三萬騎圍鎮西炒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挾賞是西虜明明已皆為奴用命而遼瀋

奴能用虜而中國不能

川虜者不得共要領也

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餌虎

今奴既要用之矣

憨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

餌卜素諸酋以入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今則又以山海為迂道矣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該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使 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

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可爲也。此臣七尺之軀，爲　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于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邊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　皇上省覽臣疏，亟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須急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當時天下物力較今日猶易辦，使如經臣之本議，用經臣之實着，不至遺敗今日也。勤限齊備，毋缺少以窘臣用，毋延挨以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搪于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則宗社幸甚。

敬陳戰守大略疏　戰守機宜

治今日恢復遼東共成算目不可廢

臣惟今日制賊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勦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汎懿蒲瀋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縱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併力以勦為先着何也勦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勦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為穩着何也守正所以為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賊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而窺我遼瀋我猶

守在一面今氷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靉村屯以
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
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賊守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
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賊
之出路即可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路為靉陽南
路為清河西路為撫順北路為柴河三岔兒間俱當
設置重兵為今日防守他日進勦之備而鎮江南障
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
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為

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賊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擊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為一分合奇正以為一面如賊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出奇以擊之東南路悉力以搗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出奇以擊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如賊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搗巢以牽之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搗之使各路總為一分合奇正

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騎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甸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敵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徼以捉其哨夷撲（我不能制其不出則乘其未出而擾之）其零賊使賊不敢輕出邊且以妨其耕牧之時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賊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賊

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以疲賊于奔命此吳之所以敝楚也然後相機進勦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制而陰併一路此坐困而轉壓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徃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

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餘萬及圍楊酋于囤上猶用十五萬衆今賊改元僭號已併有兩關灰扒魚皮烏喇惡古里歹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衆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播數倍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見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

惟有召募征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説。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粮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箇月青草不計外。計八箇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

今之餉額有過此者而當日辦之何也

開鐵沘懿蒲濬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戰車火器盔甲弓箭匠役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塘塞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

也臣識闇才劣初試行間百凡茫昧獨日夜籌算賊已猖獗如此我已喪敗如此各鎮調發度支轉輸又艱窘如此參計兵則難于應調少計兵又難于應賊今度我兵五而當賊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史書云女直兵若滿萬天下無敵前金主阿骨打初起情狀 皇上所知中外諸臣所共知金已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緊緊打帳若此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勦賊主我客于法尤

應倍者、閣臣姚宗文疏欽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亟賜該部議處以便遵行、封疆幸甚、臣愚幸甚、

扶病看邊疏 邊堡形勢

自兩月城守瀋陽奉集以來臣恐賊見西北有備、轉掠東南、因而檄發川將周世祿合永順土兵、防威寧吳文傑周一桂合原發王平募兵防靉陽、鄧起龍合

原發湯遇時募兵防實奠而猶恐各堡孤懸未經親眼相度終自放心不下從六月初五日由奉集至咸寧歷靉陽寬奠緣鴨綠江岸抵鎮江城復迂道看險山舊邊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遂從鎮夷鎮東甜水站而還計地千有餘里徃返十有三日此經行之大槩也自奉集起皆山路至威寧遊東而山險更甚峻嶺巉巖磎河石澗叢棘蒙茸寸步皆阨每遇險輒同官軍步行扶曳而過盖遼海東山自東北長白山起至西南旅順口止長數千里橫四五

百里。節節開障。千重百疊。此險隘之大槩也。威寧背山面河。靉陽寬奠四面倨山。以及孤山洒馬𡺳塲、永奠長奠大奠各堡。皆如處複壁中。假如以二三萬兵馬粮草聚在一城。賊但以萬人占四山頭。吶喊擂鼓。不消半日而我軍自分。必不得援。必不得逃。未有不隨賊而去者。況道里險遠。車牛不通。粮草斷絶。更難存站。卽賊不來。而我亦不能住也。按舊邊自靉陽東南至險山寧東江船各廢。雖離邊八九十里。皆陡嶺密箐。可據守戰。自展寬永各堡掛出東北角外。離邊

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甚薄且偏而險反在內自阻救援不知李成梁等當年何見而改此絕地誑以為功（昔老奴曾將六堡退還亦以非中國所能守也）此城堡之大槩也其谷民皆依山居住空山耕種種瘦此塊復空彼塊復不見寬甸東山一帶有遺田可屯其堡民皆久移山南止留男子種守田禾賣貨者日雖在鋪夜亦包裹潛宿他處以防賊至即鎮江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鎮夷鎮東各堡僅一察院空署腹裏且然何況邊堡每行山谷中十餘里始見一二茅屋無六七家聚處者中火住歇間搭帳房露處

而不得一棲宿。惟至險山鳳凰城始稍稍于一二十里間見一村落。每村亦僅僅七八家十餘家無多也。初謂東山居民如西邊成聚可團練鄉民自衛。以今觀之。亦不能行。如鳳凰一堡。所屬屯民十四排。視別堡爲多。然皆散遠在六七十里之外。勢自不能舍農種而就團練。前劉國縉陳光裕所送鄉兵冊揭皆照排開報。實非出自情願。此谷堡人民之大槩也。其守將且秘稟臣曰。賊年來非愛寬甸而不攻也。無人民。無蓄積。故置而不取。若添發人馬。必多積糧草。反動

賊赴趲之念而引之使來臣問見兵甚少即賊至何以支持答曰吾等實不敢安處城內但遠哨探嚴烽火賊零至則堵之大至則內趨山險以自便發兵防何事而徒以重滯受累此官軍備賊之大槩也臣初以賊窺南衛為慮今山勢險遠如此而馬難遽到也又以賊搶村屯為慮今人民零落如此而入無所獲也假使救援得及轉輸得通猶當發兵防守以壯今日東南之威為他日進取之地乃孤懸阻絕又若此兵法地有所不守者此也臣又何敢聚一二萬人馬糧草于必不能救必無所

逃之處。以啓戎心。而喪軍實。前發川將周世祿等。俱復調回駐劄虎皮驛。爲瀋奉策應。俟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餘。衣甲製備。然後發守鎭江鳳凰城寬路各堡。作南衛之聲援。壯村屯之心膽。盖今日揣形度勢。只合作如此區處。而不敢輕險一試也。惟是寬靉各堡。係額設邊臨。惟恐

廟堂之上。不達臣之所以不撥兵馬助防之故。而以爲臣罪。不敢不備述大槩以候

聖斷。乃臣則獨有深憂于此者。大都制賊之法。當使之處其分而不當使之處其合。分則我得從旁

道以撓賊而殺賊之勢合則賊得出力以圖我而摧我之堅今賊自知南衛難遽到村屯無所獲即前聲言要搶朝鮮臣擬效用亞夫委大梁之法以餌之而賊計亦不出此也惟傾巢引其人馬移駐新寨添築山城剳屯關只專心併力以圖我遼瀋謂遼瀋得而寬靉鎮江可無更糾此賊扼要之計臣心惡之誠欲宿重兵于寬靉間更番迭擾以分賊勢而孤懸如前狀又未敢遺往也

書

答石副憲開道　欵宰賽之利

承教以宰賽近託北關謝罪求賞願還所掠機尚可爲而惟恐當事議勦者復生事端爲邊人禍誠有如所慮者卽僕初出關時初甚憂宰賽以入犯自絶又深中奴酋終其兇德不復來講而耳與我爲難今幸託北關爲容且先還郎書手史秀才及男女數口以示誠旣來矣其以誘殺歸過於我我且無詞以應其以報復謝罪於我我且難于遽絶不趂此機急急收拾更欲何待竊細筭今日許欵有數便焉我且度其

力終無如宰賽何必為其所挾而不得不款以示弱則不如因其求而遂許之以存中國之體此其便也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强宰賽款則諸營不敢搶宰賽搶則諸營不敢款與其以一宰賽失諸營孰若收宰賽而堅諸營之款此又其便也宰賽數與其叔煖兎不和嘗因領賞先後爭鬭又炒花父子嘗勾合宰賽不聽亦成隙今不許款則宰賽急必和於煖炒以拒我而煖炒又得挾宰賽為重以要我則孰與收之而抑揚其間使宰賽煖炒處鷸蚌之勢而我享漁人之

利也此又其便也然此猶其小者也北關者開原之鐵門拴也横亘其中而東西虜不得通而一焉奴酋之圖遼也必借西力而先通為一其通西也必併北關而先去其援所以十數年來不惜子女財帛以交於西虜而所不即併北關者徒以宰賽為北關犄耳

其後奴竟併北關

近宰賽已受奴酋婚好又德其報謗殺之信而怨北關之不報矣猶幸與奴酋有宿讐外雖好而內懼其相圖若不許則必忿而與奴酋合奴宰合則北關必併而開原益孤東西必通而遼益不可支故許宰賽

款者又所以離東西之交而固北關與開原輔車之勢也此又其便也如此則數便反此則數不便而欲取其便則莫如今日何也彼叩關悔罪而來求我是其一機會也嘗見好門面者動以大言夸衆雖有機(彼此相求之机全在處之得宜耳)會之來心欲就之而猶照管前言恥於自背及虜嘶忿入犯則又差人往購而惟恐其不款焉驕夷狄而辱中國者往往而是所以近日疏末有情法機勢四說開地方下手之路誠知他日究竟必歸此着而不敢自誤以誤地方也

與劉義齋道長　東西虜情

頃者擣巢之役見小利而忘大害今邊報旁午至矣二十年前西虜土蠻挿罕父子動引十數萬騎蹂我無寧歲而東虜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時尚孤弱南北兩關皆爲我敵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宰賽等日漸强盛兩關之敵又撤其一（時奴酋已併南關止存北關故曰兩關之敵撤其一）而河西則虎墩兔罕尚幼黃台拱及諸部長貪漢物不欲利獨歸王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弟入遼兩三月來猶是此等光景稱宰諸虜尚可羈縻以

遂我之初計謬與諸公謀曰河西宰綏其虜心貪而志不大吾可以餌中也河東雖急其虜志大而勢尚孤吾可以計制也乃吾方脫口而搗巢惹釁河西又急矣奴酋乘此構西虜以敝我宰煖諸酋乘此挾秋賞以邀我奴酋又乘此誘宰酋謀併北關以孤我而河東又加急矣以志大之虜嗾性貪之衆當四面俱急之時而爲一舉兩得之計此卞莊之故智而漁人之大利也吾不知當事者何以遽有此舉動也今事急矣大將軍計無所出今日傳箭要搗宰賽明日下

此特以虜制奴猶尚可爲

此所言大將乃杜將軍松也

令、要夾鬨並勦、而中情怯甚也、本無謀人之心、而徒以虛聲恐喝、使虜之仇我者益多、方備我而爲圖我之謀、虜之附我者亦相率疑我、而有背我之意、此又無策之甚者也、以弟愚算夷狄犬羊、嗜利貪餌、自其天性、拱兎雖怨我而兩鎭賞路、彼固不肯斷也、我遣人宣諭以繫其心、使戀戀於其路之不斷、不肯決然與我深仇、而又四路撫慰賴蟒虎墩黃台吉燒諸酋。以陰孤其黨、而遍解其援助、則諸酋皆款、拱酋一人。獨何能爲、縱令報仇、而吾自足以辦之、必如是而後

此局甚易完結不然吾懼貴鄉之子遺不堪其一擲再擲也、

答友人　　査勘達地

僕生長南陬、不識夷情、第考按　國初區畫東胡、置衛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別其種類以間之、使之人自為雄、而不使之勢統於一者、何也、夷狄合則強、分則弱、此　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輩、嘗分矣、而合之則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則自李寧遠始、何則、正統間、海建勾北虜也、先

爲愚卒被奪其勑書失貢市利不能過活乞哀守臣復請補給或十數道三五道各自入貢勢莫能相一也自寧遠爲險山叅將以至總兵誘此間彼誘彼間此專以掩殺爲事諸部或絕或散而是時奴酋之祖此一書論李氏與建夷通構始末詳盡日教塲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壻也其襲阿台也寧遠寔使誘之已而城下併殺其父祖而奴酋請死寧遠顧恩各家 勑書無所屬悉以與奴酋且請爲龍虎將軍以寵之於是奴酋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名家故地遺民歸於一統而建州之勢合矣自建州之勢

合而奴酋始彊自五百道之貢賞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遠交近攻兼併南關灰叭諸部而海建烏龍江之勢又合矣自諸部之勢合而奴酋始敢與我爭地要盟寧遠恐其報祖父讐計亦不得不出於苟順以倖旦夕之無事而付之無可柰何矣當奴酋之請死也覆巢之卵可一指掐也孰生其羽毛而長其爪距縱其飛揚而成其跋扈寧遠不得而辭其過也祖宗朝方分之以樹相疑之形而寧遠願合之以成相一之勢相疑則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則縱夷

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隱憂亦寧遠難了之前件而人言顧若彼所謂以告者過也至於分疆

是時中朝之人與爭遼相等者衆

趲人之說詳在覆疏中矣請再商以數言分之趲之於爭界未定之先則可分之趲之於何繼祖等立石定界之後則不可分之趲之爲地方杜患則可分之趲之爲自家圖陞陞則不可況橫江一帶由成化中劉忠宣之說其朝鮮貢道也由嘉靖中李直指之說其遼人麗人共棄之地也何必分何必趲而舊鴉鶻關地則又載在遼誌而不待言者此又疆事之定論

也若乃原始要終而憂其結局之難則誠有如台慮之深者矣曩僕至邉時見一帶崇山峻嶺阻深曠邈嘗私語同行者以此地難種難守正使酋以還我亦屬無用況已得之物有必不肯吐者而徒令反側子借此為釁端亦竊憂之雖然在勘言勘清界明法吾事也吾亦無落吾事而已而此外又安能以逆睹也哉

與徐耀玉職方

計安西虜

往者事不謀始輕啓戎端鬭西虜以趣東虜之謀使

得乘隙弄兵、壓我邊關、是以三月內、乞酌東西虜情疏、有西虜之釁不可深、北關之援不可斷、東虜之計不可墮之說、蓋西事不結、則東謀不寢勢也、亡何、貴衙門有復款之議、而軍門亦遺僕書云、挿漢諸酋、俱聽薊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虎墩兎罕、及黃台吉拱兎三大酋、爲遼講款、竊意西事可得收拾、東虜亦將弭伏、而地方厚幸矣、且西事之該收拾、不但於東虜有關係也、即以西夷論、衆顏衛賴蟒諸酋、未有罪於遼也、今年亦疑畏不來領賞、問之則曰、拱兎以遼東

殺伊孰莫爲我河流口事所累若伊款未就而我先領賞伊必以兵加我不敢不候彼款消息以爲進止是拱兎之事與賴蟒相連爲拱兎而併携賴蟒非計也錦義諸夷惟小歹青最狡最强屢欲向寧前挿賞一分而馬道拒之欲搶寧前而拱兎又沮之不得如意久矣自殺降事出歹酋因而激怒拱酋曰叔屢沮我搶今偏殺叔夷願以兵助叔必報若款不如死又使人挾寧前曰拱兎款事非我主張不可得許我賞我必成之時該道不從而拱酋恐分已賞亦不欲其

預事。若不許，則拱酋之誓絕，必借歹酋之兵以犯我，而且倚歹酋爲重以挾我矣。款成而歹酋索謝，則供賞之外，復添一賞，款不成而連兵入犯，則不惟拱賞斷，歹賞亦斷，是拱兔之事，又與小歹青相連，絕拱兔而至併絕歹酋，非計也。軍門通官諭虎墩兔罕，罕曰，拱兔是箇好人，東𨓍無故殺他夷，不償他命，如何回頭。今一面使人傳諭，如不聽我，秋間自家到關口，與他講處，是拱兔之事，又與虜王子相連，爲拱兔而惹一王子，又非計也。此西事之所以當急急收拾也。

答高僉憲開道

西虜款成

承教宰賽煖兎及二十四營撫賞俱將停貼謂數十年來撫賞未有如此容易以爲僕修邊增兵所致則僕何敢貪天功往者撫鎮失圖誘殺事敗致宰賽有前秋之犯時夫殺熊鑰事未遠也莽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當是時當事者誰肯道一撫字有不知淺深者則曰勦之無赦僕心知其不能也有知其淺深而陽爲自家裝門面者則合其欲撫本情而亦曰勦之無赦僕心惡其不誠也以此查恭疏末附

以情法機勢四說、爲收拾張本、而斷之以兩言曰、待漢法不得不嚴、不處如楠、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宰賽、則東西糾合益堅、而貽邊境以深憂、誠知吾之兵力不足以制渠死命、又其時、奴宰之交正合。北關之勢正、孤急之將益合東奴、併北關以圖、我、異日佬深禍結、終亦不出於款之一着、則不如趣其送還掠人、稍爲我存一體而、而遂收拾之、所以力爲前道主張、決然行之而不恤者此也、獨仗門下同心共濟、了當前事、粗貽地方

一日之安、而不止以鮮終遺日後之議、此則藉以自慰而不勝其感激者也、今日虜勢、我輩自知甚明、橫行絕幕、臨瀚海而封狼胥、既難望於我兵我將、而其搗襲掩取、誇一時之僞功、種無窮之憿禍、似又不可再誤、計惟崇垣深塹、以固我外、併屯置堡、以清我內、除戎飭器、以壯我威、保民務農、以培我本、信賞罰、簡文法、以厲我氣、而外仍用此款法、以羈縻之。但令狄一年、而我得修一年之備。歲費不過數千兩。而我得保全千百人之性命。竊意馭虜之法。亦不能有出於

此而終守其前說也。

與葉相公　　計處遠夷

善馭戎者不在一時之順逆而在我制之之術苟我無以制之第見一時之順以為輸誠而狃之以為不足慮他日未有不受其禍者我　國家久苦海建進貢人多費繁然終不能一減今貢夷十減其二又歲省驛遞車價數萬金雖地未全退而亦以一山峽與我內而奴酋之所以就我約束者亦可矣顧嘗靜而思其所以至此者有虞於我而然乎抑別有虞者姑

以縛目前之急而然乎如其別有所慮而不出於我
將來別虜去而更以全力向於不足虞之我正恐東
方之憂方大耳夫奴酋之所虞者何也北關其世仇
南關灰叭諸部其腹心之佐也前年奴酋啗誘宰賽
共併北關弼急遣間之宰賽遂歸所奪北關馬匹復
甥舅之好北關酋長白羊骨金台失各遣其婦來謝
弼厚遇之而探以虛實其中軍代酋婦應曰我畏奴
步奴畏我騎原自均敵只緣奴誘占南關灰叭諸部
又誘宰賽來搶而烏龍一帶江夷何啻內我北關買

賁於開原者又被奴以利誘去竣令搶我四顧皆敵不能不懼今蒙勸和宰賽若再稍以恩信招致江夷

縣此者之奴酋之與北關同不兩立

我北關請黍兩寨之兵奪奴後山寨令北救而天兵從南直搗其巢可一鼓擒也漸心然其說而依違聽之自是北關之氣始振而奴酋北併之謀始寢若南關反叭諸部常有擁故主恢復之意顧力不能耳前秋見我召軍買馬西兵四集遂謀叛去事覺誅其頭目三十餘人餘皆陸續來奔而是時拱兎宰賽俱受款西邊無釁又乖奴酋漁人之謀以此恐我兵一動

而南北俱起腹背皆潰不得不聽我滅夷華價以綏我一時而徐圖再逞此奴酋之情也得其情而因以制之厚撫北關以掣其肩背羈縻西虜以伐其羽翼

所以制奴之雖撫亦已備矣然奴猶未梨

招致江夷以散其手足寵厚南關灰叭諸降夷召集

在朝諸公亦未知敵之當備如此又以建議者為多

可耳

遺衆以潰其腹心將我不煩指麾而奴酋且豕駭狼顧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此制之之術也三年以來為此一事日夜籌算至熟以此人言北關不肯忘仰逞之仇而粥必厚之人言宰賽當勦而粥必撫之人言拱兎不可款而粥必復之雖屢蒙人訾而不

恤，凡此非爲北關供牟計也，爲奴酋計也，茲幸制伏

有緒，矣獨地方議論，尚不歸一，稍疏北關，親奴酋，甚

有謂奴酋不及江南一富家，從前悖狀，皆我一二武

弁所誣，而爲之去其忌者，豺狼雖親，蜂蠆有毒，竊

爲封疆他日憂之，

答麻西泉總戎　論戰守款

今談邊事者，大都不出戰守款三說，至於三說貼定

地方，審定情勢，而求一當之策，以保萬全之圖，是固

未易言也，遼自三岔河隔爲兩斷，東西各三面隣虜，

即藩籬之夷三衛海建諸酋已不勝橫矣而察罕又（察罕即插漢也元小王子之後本不在遼地嗣後漸強盛故于此據三衛之地也）以元裔引弓十數萬虎踞其間尤難與之爭鋒今之所謂戰者不過偷勦奴夷憂虜而已能堂堂正正與虜王虎墩兎罕之衆一遇乎無論虎墩兎能與其部落黄台吉及青拱兎輩一遇乎又無論察罕能與三衛之賴蟒粆花宰㜸輩一遇乎僕有以知其不能也況狐群狗黨根連蔓結挑一枝而各枝動挑部落而虜王動挑三衛而糾引察罕亦動動河東而河西不能救動寧前而廣寧不能救即動錦義而鎮兵不及

救誠有如翰教以主戰爲不堪者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守而邊長二千餘里在在可入而何處是守無邊墻無堅堡而何險是守墩軍盡累及堡軍堡軍盡累及營軍而何人是守則其勢又不得不出於款而虜又欺我之不能戰與守也而陽順之而陰逆之而此賞之而彼搶之款又焉足固哉然當此戎馬擾攘中而欲討一閒暇日子以修我戰守之備則舍款之外又無別法深計者思有以維款之窮曰非戰不足以固款信有見矣顧以愚見細參之所謂以戰固款者

若只勦奴夷婁虜而止則未足示威先已挑釁其何
款之固若欲堂堂正正與大虜一戰而服之使之不
得不歸命於我則以今日之兵當今日之虜勢又有
所不能此非謂戰之不足以固款也正唯今日戰不
成戰褊於外爲偷爲竊堵於内爲野爲浪而不敢與
大虜遇也乃若僕之所謂戰者則不然深吾壕高吾
墻以拒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墻壕
以收保吾人於内而又大造火器戰車以爲堵截之
備凡零竊瞞搶當日出入之賊必憚而不敢入即人

而吾人早已入堡吾本路之力已足以禦之此與小
虜戰之法也即大虜數萬人犯其塡吾壕空吾墻必
就關時候其攻吾屯堡屯民執械登陴必能爲我堅
守一二月以待各路官兵之至至亦勿與浪戰但以
火器戰車結一方城擡之而前直衝其老營如其過
夜則大砲遙擊之使黑地自亂彼欲掠而吾野已淸
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我火砲又存劄不住
不奔何待因其奔動而乘之不勝何待此與大虜戰
之法也戰小虜既如彼戰大虜又如此虜知入無所

得已受挫辱而其氣自沮其欲自殺不欵何待此以戰困欵之法也此以守爲戰而不爲偷竊爲野浪以僥倖者也日來邊報小歹青等結聚於長嶺粆花交于窺伺於遼河此輩圖皆受賞於廣寧者欵此犯彼犬羊無厭誠順得殄兩酋之首以懾氊裘之膽伸中國之威而幹剿適至欲要擒搗以示逆則勦之之法甚得以戰困欵上策誠使偵探得實的係小歹青粆花等大衆所在決不可失此賊若乃奴夷要虜之背此不足膺元戎之斧鉞而又奚事哉

卷終